

因為在黑暗裡

文／張耀仁

像給人牢牢掐住了脖子，啪一聲，四周就是黑暗了。

電突然停了。世界變成搖搖晃晃的一支瓶子，看也看不清，唯獨那個胖女人還在那兒嚷：「阿弟，別忘了蠟燭唷——」星火歡跳，嘩嘩剝剝的烤肉油脂衝上來，連帶漆闇更形黏膩與豐腴。

閏五月。理該乾躁颳風的秋日時光，未料竟似冷不防的颳風夜：黑墨墨、冷森森，水漬似的闇暗瞬忽籠罩，使人不由一驚——儘管本地有颳風與沒颳風並沒有太大分別——但，颳風季早就過去了不是？早就不淹水了嘛？有誰這麼嘀咕著——是那邊那個老人嗎？那個老人動也不動在路旁張望許久，兩排由小至大的車燈一輛接一輛，疾速往車站方向駛去，好不容易老人逮住了機會邁開步子，想起什麼地哼起來：

「唉啊心底難過啊！親爹親娘在哪唷——」

聲音從這裡傳到那裡，彷彿時代的節奏，彷彿幾十年來只剩口氣。

林政品把視線收回，繼續拆卸工作，底下陡地傳來粗嗓：「啊嚙是按怎？線路沒法度接回去嚙？」

他不急著答話，兀自目送老人走過，走進另一邊的黑暗底。

「喂！汝是臭耳郎是嚙？」粗嗓的父親且嚷。

林政品不甘示弱：「這變電盒生纖啦，歹開啦阿爸！」說著，換上一支十字起子——真正符合眼前鏢絲規格的十字起子——他搔搔頭，把腰身壓得更低更低，臀下沉甸甸的工具墜了墜，像要把人往下拉，像隻緊抱升降機的什麼熊？

「想孔想縫，汝！」父親叨念：「趁（賺）食啦！」

是啊，月薪、資歷、頭銜……自學校畢業後，他夢想可以開一家咖啡店，打佯後在吧檯寫下一篇小說，抑或等待客人上門的空檔讀一首詩……而現在，現在他是繼承衣鉢的初級技師！一個在外修理電線的工人！碩士生！

他嘆口氣。一連串的驚嘆號並未使他更尖銳，再怎麼說，他是個順從的孩子，不忍父親失望——父親抽著菸，菸頭一明一滅，黑暗中求援似的紅光，不知求的是什麼？林政品低頭望，發現父親單薄的臂膀顫巍巍。

遂挪了挪工作帽前的燈泡，光度穿過整流器縫隙，投射到對過相距不到幾尺的速食店三樓，隨著他不時移動，漆黑的室內忽暗忽亮，每一件擺設很快露出它們各自擁有的部分，旋即逸去。

光點掃過坐在落地窗前的黃美美，以致她想起幾天前來自同鄉的鍾艾的眼——鍾艾終究出現了，只是隔著警察局偵訊室的玻璃看過去，既不流淚也不道歉，純粹的空洞與冷靜，有人忍不住喊：「還錢啊！還錢！」——黃美美同樣激動著，不是為了那些一去不回的互助會款，而是瞧見鍾艾瞬忽暗下去灰下去的瞳仁……她下意識摸了摸眼角，憶及遙遠的青春：遠在鴉子嶺的牽手、一次怯怯的親吻，以及男孩濕亮的後頸……

怪。忒怪。黃美美支著頭，納悶自己從來就不是容易感傷的人，但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黑墨，竟騰升無從言喻的憂畏與愧疚。

倒是身旁幾位姊妹並未被驟然的停電給嚇住，依舊情緒投入，其中一個哽咽道：「我——我衝到車外——我說，我對那個人說——」應該是四川的鄭豔吧？擤了擤鼻子道：「你不能殺死他！你不能！他是我爸爸！他是我爸爸！」過於戲劇性的台詞與動作，怎麼看都像抹了眼淚的衛生紙，也就是一張衛生紙而已。

黑暗中，開始傳來啜泣。

黃美美努力想看清對方的臉，終究被眼前的氣氛給懾住了。她絞著手，強自鎮定，腦海裡卻不斷浮現丈夫金腰站在門洞口說：「妹，妹仔——祝妳，生日快樂！」燈光昏黃，捏在他手裡的鈔票一起一伏，影子像撲稜的不起眼的羽翼，卻飛得那樣凌厲，近乎沖天。

「該妳了，小美。」

黃美美撇過頭，目睹這廣大的一區四散著光點，依稀可以分辨出街的黑白肌理。也正是在這樣的漆闇底，她們才得以安心。畢竟，姊妹們經常被品頭論足——無論是新住民或外籍新娘，初始都必須學唱「識字班之歌」：【日久他鄉是故鄉】——黃美美深吸口氣，再度看見那道從電線桿背後透散過來的光，在那之後，似乎隱藏著一個男人的身影……

不會突然倒栽下去吧？她想。

「我對著那張鈔票哭了一個晚上。」黃美美說。

說到這裡，服務生拿著手電筒與水壺為每位客人倒水。「那錢……一千元……我就是不要那錢！我只要一聲真心的祝福！」服務生瞧了一眼，安靜地把水注滿，對她（也好像是對她們）說：「對不起對不起，豬排堡等電來了就來。」隨即盪開手電筒。

林政品沒料到對面會有光束射過來。

從兩具整流器縫隙望過去，眼前是一整面速食店的落地窗，窗上的英文符號底下是一張桌子，桌子上擱了好幾本書，顏色與線條被拉成扁平而扭曲的形狀。落地窗後的那個女人哭得極其悲傷，身旁的一群朋友（應該是吧）手忙腳亂遞面紙、拍背——手電筒光線由遠而近、由大至小，瞬忽墜入黑墨。

「啊汝，代誌做得這款荒騷！」父親不知何時移到變電箱下，喘著氣：「落去啦！去車頂拿那粒電火來！」

也就是這麼一瞥，赫見父親的兩鬢如銀質的絲線有長有短，如纏崇的玉米鬚有直有捲，過於近距離而擴大而扭曲，妖幻且不甚實際——「阿爸，我來就好啦——」林政品再度換上另一支螺絲起子。

「落去啦！真正是削嗣削種！」父親喝道。

因而，他先是聞到一陣撲鼻的醬香，而後襲湧烤肉慣有的獸氣，甚至是車燈光圈沸跳於手臂的刺痛——所有感覺一下子真實起來，他站在地面上，伸了個懶腰，注意到騎樓底下普遍亮著手電筒，平添這個夜晚人與人、人與物之間隱約夾雜的冒險性格。

什麼？他側耳，約莫是父親的低吼，抑或對面那幅候選人廣告在風中啪啪翻飛？這是少見的大停電，唯獨風依舊提示著這一城市獨特的面目，即便伸手不見五指亦能被輕易指認。林政品取來大型探照燈往電線桿投射，黑墨墨的天空也像那幅巨型布幔，牢牢裹住父親攀著電線桿的雙腿，那樣微微向後傾的姿態（近乎失傳的基礎功呵），隨時可能墜地的危險……

他憂懷著。同時納悶，這個夜晚何以不斷生出「父親老了」的念頭？父親從業三十多年了呢——他看看燈照，又看看升降機，目光最終落到眼前的速食店，店門口的把手透散出尖銳的金屬光澤，彷彿裡頭關著一隻尖銳的獸。

「阿爸！我從裡面給你照光，好否？」林政品喊。

那雙黑漆漆的腿在電線桿上挪了挪，無言。

坐在落地窗前的黃美美，這時候已經停止哭泣——也許不是真的停止，而是更深的後悔。她想，這些年來遭遇的事事物物，並非學不會堅強，而是沒辦法就是沒辦法——所幸，發生這麼一場突然的意外，她——她們——今晚得以隱匿於不須被辨識、被區分的黑澹裡。事實上，打從上回颱風在香山一帶淹大水後，她的眼瞳便彷若湧出太多的濕潤與灰暗，總是隔著一層毛玻璃，不夠真切，也不夠

虛幻。

冷不防，身旁出現一道強光。

「對不起、對不起，小姐，能不能請妳挪個位置？」

黃美美本能地站起身，避開那光。

「對不起！」有人把圓筒狀的物體擺到桌面上。

現在她才看清楚，對方是個男人，正移動著一具工地大樓隨處可見的照明燈，那粗重的喘息直如近在耳邊，氣味濃厚，百般侵擾著她。

「妳，妳可以坐這裡……小姐——阿爸，按怎？按呢有看到否？」林政品忘了落地窗的隔音效果，自顧叫嚷起來，原本安靜的速食店三樓因為他的出現而顯得有些突兀。

林政品看見父親比了個手勢。

他喘口氣，把機器放平，緊繃的情緒頓時鬆張開來的，这才發現屋內如斯悶熱，不由靠著桌沿不斷掀動汗衫以圖涼爽。

黃美美皺了皺眉，錯覺地以為那帶點錫澀的汗漬飛濺至頭上——遂想起母親一年到頭從領口騰出的汗味，總是埋首於成堆的醃菜抑或瓜果中揉揉擠擠，它們通常被一個顏色一個顏色塞於甕中，堆至後院，以致灶間發散出揉雜了汗與劣質香料的暗敗。

往往，母親呼喊她們幫忙。她便這麼吃力地提著那些醃菜或瓜果穿過甬道，聽見巨大而清晰的喘息——那時候，她幾歲？眼看姊姊們越走越遠，她的一顆心嗤溜嗤溜，肺葉極力翕張，彷彿有隻耗子在她胸腔竄來竄去似的……

「為什麼他從來不幫忙呢？」幼小的黃美美在心底這麼質疑父親，不明白他為何願意花錢打造一套西裝，卻好整以暇地坐在大廳頻頻指東點西，惹得母親幾次停下工來，直直盯住父親——

「啊？」林政品抹去汗，發現有人正注視著他。

他側過臉，一旁的黃美美低聲道：「先生，你的手……」

林政品這才覺知，壓住了一頁筆記。

他移開手，不經意打量對方的側影——露出一截後頸的馬尾、豐厚的唇——光痕浮貼於女人臉龐，透出瓷胎般通透圓潤的質感。林政品遂記起，她是剛剛那個哭泣的女人吧？剛剛她哭得好傷心呢。且往下看，神祕的領口浮湧著淡藍色活

潑的液體，彷彿高溫上色的玻璃，黑墨中泛著晶瑩的線條……莫非是今晚的漆闇作祟，否則怎會等他回過神來，這才聽見自己的聲音說：

「這個停電，這個……讓妳們很不方便喔？」

黃美美愣了愣，沒料到有人會向她搭話。

她從來就不是那種容易引人注意的女性——尤其嫁到台灣後，在丈夫金腰的教養與管訓下，不認為所謂「美麗」是日常之必需，而更接近奢侈，生活豈經得起如斯放縱？她再度觸摸眼角，再度想起鍾艾的面無表情，像被什麼給吞噬了，唯獨唇角的那顆痣還掙扎著，還證明了她是鴉子嶺當年的第一美，每日每夜總有好多人在日照下在夜幕底癡心企盼。

未料，鍾艾也來台灣了。

未料——林政品見黃美美不作聲，先是有些怯步，畢竟他從未主動向女性表露心跡——但一看領口那透明的色塊，他且鼓起勇氣說：「剛剛在外面，我看見妳好像在哭……」頓了頓：「妳好像在讀一本——一本什麼？」

黃美美愣住。

「妳一定很瞧不起我們這種做黑手的對吧？」林政品吁口氣：「其實——其實我也是沒辦法啊！」

黃美美愣住。不明白為什麼他要提到這一點？難道他看出她的不快樂？他不快樂，她也不快樂，他們是黑暗中兩個不快樂的陌生人？

「有一份工作就很好了，現在景氣這麼差……」黃美美望向窗外，她們的丈夫相約出海釣小卷，幾個姊妹氣不過，各自抱了孩子到速食店用餐，吃完了飯，正待分享幾句體己話，只聽見啪一聲——

「欸，電什麼時候會來？」

林政品沒接腔。他聽出對方語尾裡的一絲絲異國情調，像咕噥咕噥的鴿子搔著耳根，使人騰升一絲絲奇妙的興奮感。

「妳……」想了想，怎麼問都不對：「妳們……」該問她國族認同？移工文化？抑或傳宗接代？都是些極其私密的話題——還是說，該跟她聊聊有關本地好吃好玩的事物？

所幸，黃美美還算積極：「你們這一行，很辛苦嗎？」

「當然辛苦！」林政品說：「成天在外颳風淋雨，回到公司還要忍耐業績考評，更辛苦的是危險、事多、離家遠……簡直不知道當初為什麼要這麼選擇？」

「那你怎麼不換個工作？」黃美美尋找著掉到地上的筆。。

「能換早就換了……要不是——要不是為了家裡的『老猴』……」林政品很是吃驚，不瞭解自己為何說會出這一強烈的負面字眼？

「你是說，」黃美美說：「你父親？」

她瞧了瞧窗外的電線桿：「可是，我看你剛剛不是跟你爸搭配得很好？」

「別提了，說來話長，」林政品嘆口氣，「總之，很多時候，命運都不是由我們一個人決定的——」

黃美美點點頭。

「我知道，」林政品將照明燈扳了扳說：「我知道我父親這樣要求也是為我好，只是，只是……」

黃美美聞到他身上的汗酸味，他似乎比剛剛更靠近她？她本能地向外挪了挪：「你是說——？」

「有時候，我還真希望自己是一名孤兒！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我說，」林政品說：「如果沒有父母，是不是我現在的工作就會不一樣？是不是我就能夠活得自在些？」

黃美美詫異著，沒料到眼前的這個男人也有這樣的念頭——儘管她是不能忘掉母親身影的。矮小的母親弓著背，啪嗒啪嗒擰著長年菜，每擰那麼一下便喘口氣，「呃呃」的呼吸聲宛若瀕死前掙扎。常常，聞見那股來自熟悉的母親的汗腥氣，像一條一條恍恍惚惚揉皺了的菜葉，適於寡居時獨食，抑或大難來時的廝守……所以，她怎能這麼自私？她愛她母親。她不能為了一遂心願而捨棄母親。這也是她願意嫁給丈夫金腰的緣故——她希望能讓母親獲得更好的生活。

林政品點點：「我母親是癌症過世的……她，她這輩子活得非常辛苦……」

黃美美稍稍側過頭去，想把這個人看清楚——他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——他們，他們兩個人，到底還是陌生人吧，是第一次碰面吧？為什麼他這般體己？溫柔的男人啊，他打算從她身上獲得什麼呢？黃美美揣度著，不能不提防——異鄉客的全部都是白手起家，經不起一絲一毫的揮霍——她想起那次颱風夜，水勢像碩重的夜色倏忽淹上來，她和丈夫急急忙忙躲至二樓，屋外的水流幾乎吞噬一切！雲層冰綠，到處傾斜的雨水，那一刻，丈夫握住她的手，她赫然察覺丈夫竟如斯矮小？

此際，她和萍水相逢的這個陌生男子一同面對黑澹，一同說著各自的話——有多久她沒好好說話了呢？又有誰聽她說話？

黃美美望著一旁的探照燈，燈下透散出來的光痕把林政品的手心映得黃澄澄，像覆滿螢光的水母，一縮，上升了，一放，沉降了，就這麼升升降降，探照燈發出規律的節拍，篤，篤，篤。黃美美被這奇異的氛圍給吸引住了，她心底有種特別的熾熱。

「我一定要逃開他的期望！」林政品還在說。

他望著眼前這個女人——比起剛剛更靠近的——發現她的法令紋原來這樣深！？但他並不吃驚，畢竟光線那樣微弱，畢竟黑暗中誰也看不見誰，這令他心坎湧上一股極大的雀躍，再怎麼說他從來沒和一位陌生子講這麼多話！他現在只覺得快樂，甚至有種蠢蠢欲動說不上來的想法——

他看著那本之前被他壓住的筆記本：「妳們……是不是在讀什麼？」

黃美美皺起眉：之前不是才問過同樣的問題？現下重複，打算暗示她：談話太無趣，或者太冗長？

她又下意識摸摸眼角，決心反擊：「沒什麼，是產前檢查注意事項……」

「妳結婚了？」林政品若有所失，語調乾澀起來：「所以，妳是哪裡人？」他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這麼問？但他總有一點權力知道她的生命片段吧？她是他的第一個邂逅女性啊。

對此，黃美美為適才的魯莽自責著——他們都是萍水相逢的兩個人，是不瞭解彼此的兩個人，沒有真正看過對方的眼睛鼻子、也沒有碰過彼此的手——這個世界裡，他們是無需牽掛的兩個人，她為什麼要對他這麼嚴厲？她為什麼不能放下自己？她的丈夫從來沒有和她說過這麼多話！

「蘇州……下次你到蘇州，記得聽一曲彈詞！」黃美美說。

「妳能唱給我聽嗎？」林政品大膽起來。

黃美美笑著，覺得他有那麼些，可愛——她有丈夫呢，他是否想過這一層？——林政品聽見她的笑聲，約莫受了鼓勵，再度找起話題：「那，妳月亮在哪一星座？」

黃美美有些意外，沒想到修電線的工人也懂這個？

「天平。」她輕咳一聲。

「那妳豈不是需要很多很多自由？」

「這也要視什麼情況而定！」

「比方感情？」林政品拭去臉上的汗水，衣袖已經完全濕透了，他聞到腋下難堪的氣味。

一旁的黃美美以為，情感的試探應該來得更慢些，應該在此之前還有一些其他？像是親吻總要先闔眼，而擁抱總得考慮燈光與地點——他急什麼呢？她遂冷然道：「愛情裡的男人，通常要求對方必須全心付出，自己卻不一定忠於對方——這我絕對無法忍受的！」

她不明白為何說著說著憤怒起來。

林政品趕緊辯解道：「也不是這樣的，總是有些人……他們總是很相愛的。」

黃美美兩頰飛燙，耳根子倏地熱辣著——**他們？**

他說的是：「他們」？她與他嗎？

她甚至連這個人長什麼樣子都還看不清楚！

但她想，光憑這點也就夠了。假如他是真誠的，是真心要對她好，即使是黑暗裡的片刻也很足夠了，起碼他說話的語調令人感到溫暖，起碼不是丈夫金腰三句不離口的吆喝——丈夫此刻在哪呢？她佯裝不在意地瞥了眼林政品：粗眉、尖鼻、薄唇——會是個薄情郎嗎？

黃美美望向窗外，探照燈的光柱捅在半空中，尚未越過對面的廣告布幕便疲軟沉墜。這廣大的一區，除了黑暗，真的再沒有其他顏色了。怎麼會突然停電呢？黃美美想著停電的夜晚，母親猶不肯放棄，兀自踩踏著長年菜，眼睛眯得好好小小啊。

那時候，黃美美記起小時候，母親帶著她去廟裡給媽祖婆認作契子——母親的樣子，其實也就是媽祖婆的樣子呵。

所以，那天颱風夜裡淹大水，黃美美格外想念母親。揣度著，遠在對岸的母親，是否照例拱著身，繼續那無止無盡的醃漬品？颱風夜裡的雨水像電影裡不夠真實的背景，一蓬一蓬往下倒，世界變成一座巨大的澡盆——而早在颱風來臨之前，她即習慣這類風大的天氣，塵沙昂揚，將人一寸一寸削尖削矮，最終帶有滄桑的意味。

「嘩嘩嘩！嘩嘩！」突如其來的尖銳聲，她拉回現實。

一旁的林政品見她掏出行動電話，問道：「有人 Call 妳？」

黃美美頭抬也沒抬，兀自切了按鍵：「沒，簡訊而已。」

「什麼簡訊？」

該來的還是來了！

書上說的沒錯，男人就是這樣，還沒正式交往就要干涉她的私事，這算哪門子醋意？「做愛情的女王，不做愛情的奴隸！」她想起這句來自網路超人氣作家的「愛情格言」——問題是，那次的戀愛實在太短暫了，然後就是此刻了——此刻她是新住民，是外籍新娘，她做不成女王、也當不成奴隸，她能夠擁有的，就是向註生娘娘祈求快快賜子……

「嗯，也許妳可以考慮其他方法。」林政品說。

「比如說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也許妳需要的是一個擁抱。」

黃美美心底一震，以為戀愛中的男女總是希望對方快樂的：她快樂、他也就快樂，她不快樂、他也就不快樂——原來有人真正關心她的，起碼她不是一個人！確確實實，她需要的也就是一個擁抱而已……她憶起這些日子以來，身在屋裡卻像身陷牢籠的禁錮，丈夫金腰究竟怎麼想的呢？他也會給她一個溫暖的擁抱嗎？

黃美美激動著，儘管只是黑暗裡的驚鴻一瞥，儘管只是簡單的一句話，但她卻滿心感激，甚至想把臉埋到對方的胸前，責怪他為什麼不早出現？

林政品很是吃驚，被這突來的舉動攪得有些手足無措，他不懂為什麼眼前這個女人竟流起淚來？

他試探性地，輕拍著她的臂膀：「別哭啊！妳還年輕的。」

黃美美怎麼也沒料到，自己就這麼哭將起來？也許是堅強太久了，也許是這個世界真的太寂寞——瞧瞧那無邊無際的黑呵——她用手背揩去兩頰的淚。

他們彼此身靠著身，靠近一點，更近一點。

「對不起，」她說：「我不是故意的……」

「沒關係、沒關係，我知道。」

他們安靜地一坐一站，彼此望向窗外。

這一刻，黃美美真正感覺到，他們再也不是人海裡不相干的兩個人！是名副其實的偶遇！甚至興起念頭：要他們永遠不分開，要他們永遠在一起！

但旋即，她為自己這樣的念頭感到吃驚！怎麼能夠——丈夫金腰絕對不會同意的！而家裡的老母親正等著她匯錢回去……他們終究要分開的！這一刻，她多

模希望電永遠不要來，永遠黑暗下去，如果能夠像現在這樣簡簡單單說話，能夠讓彼此感到安慰，該是多麼美的一件事——

林政品感到身旁的黃美美離他越來越近、越來越近，心底的不安也越來越大、越來越重。他試著分散注意力，看見對過漆黑的窗口前，藤蔓一般伸的黑色電線爬得滿牆滿屋頂都是！那些錯縱複雜的電線最後拉出一道主軸，接到附近電線桿上的整流器，然後從這根電桿再連接到另一根電桿，然後——然後——在那電線之外，連結的原來是每一個毫不相干的人！

他們緊鄰而住，卻彼此漠視；他們居住的窗口擁有不同故事，情節卻沿著纜線相互接連——有幾戶人家正為罹難的人們哭泣，有幾戶則爭辯著綜藝節目裡介紹的保養品功效，有幾戶啪地關上電視機，厲聲催促孩子趕緊做功課——甚至可以聽見大小粗細不同的電線管路裡，各式各樣凌亂且瑣碎的呻吟……

這一刻，電停了，什麼都沉靜下來了。唯獨他正要扮演那個連接點上的掌控者，他為這樣的發現感到激動，不自主搭住黃美美的肩——

黃美美沒料到這一突如其來的舉動，向後一扭——林政品立即鬆開雙手：「我……我不是那個意思……」

黃美美點了點頭，兩頰緋紅。

就著微弱的光照，林政品定定地、仔細地看著她，似乎缺少些什麼？他心底盤算，她今年幾歲了呢？「女人一旦過了二十五歲，眼角質就會開始逐漸老化！」百貨公司裡的專櫃小姐是這麼跟他說的，他看著手上的產品簡介，想起母親這輩子不怎麼講究保養，只在開刀前叨念著：「甘要來去洗個頭？」

他知道母親其實是愛漂亮的，卻礙於家裡養兒育女的經濟負擔……她這輩子真的太辛苦，太委屈自己了。

這個世界，究竟有多少人是靠化妝美麗的呢？

林政品聞到黃美美臉上傳來的一波波氣息——她身上的氣味，他們的身份，整個環境加諸於他們的種種——他看著她，她也望著他（他們的面貌並不怎麼清楚），這些，這一刻都不重要了！在這個漫無邊際黑暗如潮水翻湧的夜底，他只想緊緊依偎著她，只想獲得那一絲絲溫暖……

他們彼此越靠越近。

也就是當他的唇快抵上她的唇的瞬間，他們不約而同聽見窗外傳來一聲巨響：

「啊——」

他們很快撇開頭去，喘著氣。

林政品驚詫著，以為是他之前的預感終於成真了！以為是父親從三層樓高的電線桿摔下來！

他看也沒看，放開緊握著黃美美的手，一面嚷著一面奔下樓：「阿爸！阿爸！」

焦急的嗓音在狹小的樓梯間裡交互碰撞著，四壁反彈而來的回音如斯驚惶：「爸！爸！爸！爸——」

黃美美和她的姊妹們——她們現在又復活過來了，在一旁指指點點——她們貼緊落地窗，黃美美一心一意等著林政品跑出速食店外，她決心要看清楚他的樣子，她必須知道這個人的真面目。

路上的車燈依舊穿流不息，烤肉架下的燄火卻漸漸熄了……一陣光照投射過來，依稀能夠分辨出一個慌張的人影：寬額，禿頂，乾瘦的身子趑著一雙白布鞋——看起來似乎是有點年紀的男人了！

站在速食店三樓的黃美美，看著林政品跑步的身影，心底陡地升起一股幻滅的挫折——她想，還好他們還沒有留下彼此的電話——她不免驚覺，剛才發生的一切，會不會其實是一場夢？夜裡的夢沒開燈，黑淒淒、冰冷冷，而她這麼目睹房子在水中載沉載浮……

他還會再回來找她嗎？

林政品氣喘吁吁地跑到電線桿下，嘴裡仍叫喊著。

只見父親好端端地坐在高處，仰著頭。

他依循父親的視線望去——一小點一小點、宛若零星之火那樣的光度，爭先恐後地自剛拆卸的整流器裡不斷曳洩出來，一小點一小點，在深闊的漆闇裡，舞得滿天滿夜都是！

他怔怔站在原地，想起這個夜晚的偶遇，一如眼前這場不可置信的畫面——
「因為黑暗中看不見彼此，所以我們盲目的愛情，可貴。」他清楚，他們其實不是不愛，也不是愛，他們只是連一場沒有結果的愛情也不敢談，他們實在太被動了。

「是螢火蟲啊。」黃美美叫起來：「哪來這麼多的螢火蟲？」

林政品張著嘴——黃美美同樣張著嘴——望向那妖幻也似的瑩澈光點，想起那首古早的童謠：「火金姑，下落土。坐我船，打我鼓。食我冷米飯，配我鹹魚脯。對我門庭口過，乎我掠來作某——」

他們輕輕笑起來，聽見有誰在那裡兀自叫嚷著：「火金姑！火金姑！」

（然而，天空中依舊沒有月亮，路燈也始終沒有亮起）

（黑色的潮水正一點一滴漫淹起來）

（不知從哪來的潮水……）

（黑）

（浙）

（黑）